

《管子》書芻議

廖蒼洲

摘要

《管子》書，非管仲之作，乃是後學闡釋管仲學說，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書者；非一人之作，非一時之書。

歷來學者，對《管子》書之篇目、版本、作者及學派歸屬，多所論述，莫衷一是。本文即針對上項問題，彙整各家著述、專論、做分析探討，并述淺見，或可供參研之需。

關鍵詞：管子、篇目、版本、管仲學派、經略家。

An Essay on Guaan Tzyy

Liao Tsang-Jou

Abstract

The book, Guaan Tzyy is not the work of Guaan Juhng. Instead, it is the work by the many later scholars in the name of Guaan Juhng and spanned over many eras.

Thus, there are various discourses about Guaan Tzyy, such as its chapter headings, editions, author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analyze, and discuss these schools of thought. Some opinions will also be proposed, and hopefully may be referred in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Guaan Tzyy, Chapter heading, Edition, School of thought of Guaan Juhng, Exercisegen

壹、前言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字敬仲，齊桓公尊稱其為仲父。潁上人（今安徽省潁上縣南，春秋初屬鄭國）。生年不詳（約在西元前728年）¹，卒於西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齊桓公四十一年）。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韋昭注說，管仲出身於貴族家庭，是「姬姓之後」，其父管莊（或稱管嚴），曾任齊國大夫，但家道早衰微。因而，青少年時代的管仲，生活貧困。

《國語·齊語》韋昭注云：「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管嚴仲之子敬仲也。」²

管仲所處的時代，正是禮樂崩壞，列國紛爭的遽變時期。他在貧窮的日子裡，和老母相依為命；當過商人，任職小吏，為人做謀士，也曾上過戰場，歷經許多波折、失敗。後來，又輔佐齊襄公次弟公子糾，但都很不得志。

管仲步入仕途，約在齊僖公三十三年（西元前698年）輔佐公子糾；並力勸其知心友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即後來的齊桓公）。³

齊襄公十二年（周莊王十一年，西元前686年），齊公子公孫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避亂奔魯。而鮑叔則先奉公子小白出奔魯。

齊桓公元年（西元前685年），公孫無知被殺，齊桓公（公子小白）即位。齊魯乾時之戰，魯師敗績。公子糾被殺，管仲被囚。

其時，桓公擬請鮑叔牙主持齊國政事，鮑叔卻主動讓賢，並力荐管仲，對桓公說：「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⁴並開導桓公忘卻一箭之仇，親迎管仲於郊，禮之於廟，任為大夫，使之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其後，桓公又拜管仲為卿，兼轄文武，位居鮑叔牙之上。

「管仲任政相齊四十年，綱舉四維（禮義廉恥），通貨積財，大力推行富國強兵的改革，使桓公終成霸業，使地處海濱的區區之齊，而有泱泱大國之風。」⁵

¹ 見戰化軍著管仲評傳管仲主要事迹繫年。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見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

⁵ 見三民書局管子讀本導讀。

管仲功業，深得景仰。孔子曾稱其為仁者：「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⁶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⁷

司馬遷也稱讚管仲說：「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⁸

鞠躬盡瘁蜀漢的諸葛亮，隱居隆中景仰管仲功績，常「每自比於管仲、樂毅」。⁹

綜上所述，管仲確為中國古代備受崇敬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甚至於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一生事蹟，影響後世深遠。

管仲以卓越的政治才幹和智慧，在齊國推行一系列的重大政治改革，成就輝煌的政績，是春秋首霸齊桓公最重要的輔宰。因之，他不但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更是史上名相的典範。

管仲是後世所形成的「管仲學派」的創始人，也是《管子》一書思想的奠基者。他政治改革的理論和治國的經驗，都被認為是殷周治國之術的集大成。

管仲也是一位不世出的軍事謀略家，他以「不戰而屈敵」之術，使齊國首登霸主的地位。而且，數定天下之亂。

當然，管仲還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北伐戎狄，南拒荊蠻，維護漢民族與華夏文化在中原的主體地位，更進一步融合當時各民族的文化。

貳、《管子》書的篇目、版本及注本

管仲逝世之後，流傳著一部《管子》書。據傳，韓非、賈誼、晁錯、司馬遷等人，都曾詳研細讀這一部書。

從韓非「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¹⁰這句話裡，我們可以體會到：《管子》一書，在當時已極為流行，已到了“家有之”的程度。而且，《管子》一書，在當時是“言治”的重要著作。〈難三〉篇中，亦曾多次引用管仲〈權

⁶ 見論語憲問篇。

⁷ 同上。

⁸ 見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

⁹ 見三國志諸葛亮傳。

¹⁰ 見韓非五蠹篇。

修)、〈形勢〉中的用語，藉以展開議論。

至漢初，《管子》一書繼續廣泛流傳。賈誼所說：「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¹¹

司馬遷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¹²足見當時，《管子》“世多有之”，并“詳哉其言”。而且已有多種版本。司馬遷在作其傳時，才略其言論，而簡述其事。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儒學漸為正宗，《管子》一書才被冷落。

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整理《管子》，在其〈校錄序〉中說：「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覆重四百八十四篇（按：當為四百七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¹³

如上所述得知，劉向編校此書時，參考了五家公私藏本，刪除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而其所述，五百六十四篇，減去四百八十四篇，應為八十篇。但劉向說是八十六篇，因為〈輕重〉有七篇，篇目又相同，算在「復重」的篇數中，而少算了六篇。當然這八十六篇，也不是全本。因為，史記管晏列傳曾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而劉向則說：「九府書民間無有。」（見奏上書錄），可見劉向校訂此書時，《管子》書已經有些散佚了。

劉向整理後的《管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八十六篇，《隋書·藝文志》著錄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十八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十九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二十四卷。

據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所述：「現在還能見到的最古的管子傳本，是南宋初年楊忱序刻本。這個本子，八十六篇的篇目及次第雖然都全有；但已亡佚了王言第二十一、謀失第二十五、正言第三十四、言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問霸第六十二、牧民解第六十三、問乘馬第七十、輕重丙第八十二、輕重庚第八十六，共計十篇。另外，封禪篇第五十，也已失傳；而是以史記封禪書所載的管子之言，補作封禪

¹¹ 見賈誼新書俗激。

¹² 見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贊。

¹³ 據商務印書館印宋刊本管子。

的；可見這篇已非劉向所定的原來面目。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考証，以為在唐代初年，此書已無完本(見卷一〇一法家類)。而從南宋以後，就只有這七十六篇的本子流傳了。」¹⁴

今本《管子》題為八十六篇，共八類，各類篇目如下：

1. 「經言」九篇—〈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圖〉。
2. 「外言」八篇—〈五輔〉、〈宙合〉、〈樞言〉、〈八觀〉、〈法禁〉、〈重令〉、〈法法〉、〈兵法〉。
3. 「內言」九篇—〈大匡〉、〈中匡〉、〈小匡〉、〈霸形〉、〈霸言〉、〈問〉、〈戒〉、〈王言〉(亡佚)、〈謀失〉(亡佚)。
4. 「短語」十八篇—〈地圖〉、〈參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稱〉、〈四稱〉、〈侈靡〉、〈心術上〉、〈心術下〉、〈白心〉、〈水地〉、〈四時〉、〈五行〉、〈勢〉、〈正〉、〈九變〉、〈正言〉(亡佚)。
5. 「區言」—〈任法〉、〈明法〉、〈正世〉、〈治國〉、〈內業〉。
6. 「雜篇」—〈封禪〉、〈小問〉、〈七臣七主〉、〈禁藏〉、〈入國〉、〈九守〉、〈桓公問〉、〈度地〉、〈地員〉、〈弟子職〉、〈言昭〉(亡佚)、〈修身〉(亡佚)、〈問霸〉(亡佚)。
7. 「管子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牧民解〉(亡佚)。
8. 「輕重」十九篇—〈匡乘馬〉、〈乘馬數〉、〈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撥度〉、〈國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問乘馬〉(亡佚)、〈輕重丙〉(亡佚)、〈輕重庚〉(亡佚)。

如上所錄，〈王言〉等十篇有目無辭，已亡佚，實存七十六篇。此外書中簡篇錯亂之處頗多，部分章句已經駁雜難辨，且個別篇什似有王莽新朝色彩。由此看來，今存《管子》恐已不是劉向校編本的原貌了。

¹⁴ 見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下編第三章管子。

至於注本，最早有舊題唐房玄齡注，晁公武以為乃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所託。而《四庫全書總目》不以為然，曰：「考唐書藝文志，玄齡注《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以銜俗耳。其文淺陋，不足採。」此注本二十四卷，有《四部叢刊本》。到了明朝則有劉績補注本，清杭州官書局二十二子重刻本。清朝王念孫有《讀書雜誌》，俞樾有《諸子評議》，洪頤煊有《管子義証》八卷(傳經堂本)。戴望有《管子校正》二十六卷(上海中國書店清代學術叢書影印本)。¹⁵以上各注本，均以考証見長。日人安井衡的《管子纂詁》，最便參考。

《管子》書內容紛雜，又非出自一人之手，牴牾者多；簡篇錯亂，詞義又古奧，堪稱歷來難讀古籍。因之，自尹知章作注以後，校勘、詮釋、歷代學者投注心力極多。據郭沫若《管子集校》開列的注本，即有十七種之多。諸如：「所據《管子》宋明版本」，即有宋楊忱本，陸貽典校劉績《補注》本、明抄劉績《補注》本、十行無注古本、朱東光《中都四子》本、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等」。¹⁶

其所開列的「引用校釋書目提要」，亦有四十二種之多；諸如「豬飼彥博《管子補正》(日本寬政十年刊本)、洪頤煊《管子義証》、王念孫、王引之《讀書雜誌》、安井衡《管子纂詁》(日本元治元年刊本)、俞樾《諸子平議》、戴望《管子校正》，王紹蘭《管子說》、何如璋《管子析疑》、孫詒讓《札迻》、張佩綸《管子學》、陶鴻慶《讀管子札記》、姚永概《慎宜軒筆記》、劉師培《管子斟補》，尹桐陽《管子新詮》、李哲明《管本校義》、黃鞏《管子編注》、石一參《管子今詮》、顏昌曉《管校異義》、于省吾《管子新詮》、馬非百(元材)《管子輕重篇新詮》等四十二種之多。」

叁、《管子》書何人所著

現存《管子》一書，舊題管仲撰，二十四卷，原八十六篇，今佚十篇。但究係何人所著？又作於何時？歷來爭論頗多。

《管子》一書，《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等著錄時都謂為「管夷吾撰」。¹⁷韓非、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等都認為《管子》一書是管

¹⁵ 《管子與管子書》(錄自古今文選第一集)方祖燊國語日報。

¹⁶ 見三民書局管子讀本導讀。

¹⁷ 見湯孝純著管子述評管仲與《管子》。

仲所著、歷代官修史書均持此說。

至西晉傅玄始疑非管仲遺著，傅子說：「《管子》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¹⁸唐代孔穎達也認為：「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錄。」¹⁹其後，宋代葉適、朱熹及至當代學者，提出《管子》非管仲自著之說者，代有其人，異議更多。或持遺著說，或持部分遺著說，或持偽記說，爭論紛紜。現時，學術界基本上已有漸趨一致的看法：「《管子》並非管仲之作，乃是後學欲闡釋管仲學說，遂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書，而且既非一人之筆，也非一時之書。」²⁰

關於《管子》一書的作者，固然眾說紛紜，其實《管子》書當因管仲而取名。因為，以人名書乃是先秦子書的常例，如《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是。至於各種紛雜的說法，大致可分為三大類：1.全部遺著說。2.部分遺著說。3.非管仲自著說。可分述如下：

1. 全部遺著說：

直至目前，基本上已無人堅持。

2. 部分遺著說：

部分學者以為：《管子》書中的「經言」各篇，以及「外言」的五輔篇，基本上是管仲的遺著，其中或有後人摻入的成份。如牛力達在《管子書各篇斷代瑣談》中所指出的〈版法〉、〈大匡〉之類，一部分即為春秋時代的作品。但亦有學者指出，「曾被人認為是管仲遺著的經言九篇（指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圖）和外言（五輔），就大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²¹因此，據此認為這類篇章實非管仲所作，應為戰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學者的著作。

然而，《管子》書中仍不排除有管仲的遺著。固然，許多篇章是管仲言論事迹、闡發管仲遺說之作。其原因有三：

(1) 管仲在時，已把「立言」納入「三不朽」之一；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所載，魯國叔孫豹出使晉國，與范宣子討論「死而不朽」時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歿，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魯襄公二十四年（西元前549年），距管仲去

¹⁸ 轉引自王應麟《困學知聞》卷十。

¹⁹ 見十三經注疏本春秋左傳正義，莊公九年。

²⁰ 見湯孝純著管子述評及三民書局管子讀本導讀。

²¹ 見三民書局管子讀本導讀。

世（西元前645年）不足百年，此時「立言」已成爲「三不朽」之一，已受士大夫的重視和追求。而叔孫豹所提及的魯國先大夫臧文仲，恰爲同一時代，既然，他能夠「既歿，其言立」，管仲之文治武功均非臧文仲所可比擬，當可推斷管仲亦能立言。

- (2) 管仲曾爲公子糾師，其後又長期任齊桓公相，當有立言的客觀要求：春秋初期，傳統的官學已走下坡，而保傅制度反普受諸侯的重視。如《左傳·閔公二年》載，魯「公傅奪卜齏田」，《左傳·僖公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傅奚奇」。上層統治者爲了培育子弟，普遍採取保傅制度，使之成爲官學過渡到私學的一種形式。又據《管子·大匡》等書所載，管仲傅公子糾，乃僖公之安排。自僖公去世，到公子糾爭位失敗被殺，時隔十三年（齊僖公三十三年，西元前698年～齊桓公元年，西元前685年）。這也說明，管仲傅公子糾，當也有十三年之久。在這期間，對懷有遠大抱負、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而言，必能深入探索治國方針，形成治理齊國的完整理論體系。這是他輔佐公子糾，以及追求治國理想的必然。再據《國語·齊語》所載，管仲從魯歸齊，「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管仲當即成竹在胸，提出「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慎用其六柄」、「作內政而寄軍令」、「親鄰國」、「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等一系列的治國措施。其完整的治國策略，使「桓公從之，并任以國政。」由此可見，管仲在相齊之前、後，在傅公子糾及輔佐桓公的過程、將治齊理論著於書簡，是順理成章的事。
- (3) 古有史官，左記言，右記事。管仲尊爲齊相，貴爲仲父，其言行必被史官紀錄：如《管子·霸形》所載：「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荐之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大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足見管仲的言行，大量被載入齊國官家檔案，成爲官書。同時，管仲所建樹的功業被後人所景慕。因之，其後學整理史官所記錄的管仲言論而成文，事屬必然。此類作品，本來就是管仲的語錄，視其爲管仲遺著也未嘗不可。

章學誠曾說：「春秋之時，管仲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²²

²² 文史通義詩教上。

足見「習管氏之法者」，所綴輯的管仲書，儘管不是管仲所親手撰述，但仍為管仲的所言所行。當然，此類作品仍指〈經言〉與〈三匡〉各篇為主。

3. 非管仲自著說：

主張此說的學者認為：《管子》書是管仲後學或稷下先生的作品，如〈心術〉上下、〈內業〉、〈白心〉等四篇、即為宋鉞、尹文學派的著作。²³

說《管子》非管仲所作，最有力的證據，乃是其中不少篇章述及管仲身後的史實，諸如

- (1) 〈立政〉批評「兼愛」學說，批評「偃武」、「全生」學說，此皆非管仲時事。因為，「兼愛」是墨翟的主張。墨翟出生在管仲之後的一百七十餘年。「寢兵」、「全生」、則是《莊子》〈天下〉、〈養生主〉篇中的用語，管、莊相距約三百五十年，更屬遙遠。
- (2) 《管子·小稱》說：「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毛嬙、西施為吳、越稱霸時人，在管仲之後約二百五十年。
- (3) 《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中，記述桓公詢管仲「成民之事」的文字。細加比較文字的風格，可發現〈齊語〉較粗疏、古樸，而〈小匡〉則較精密、氣勢充沛，文學色彩強烈。足見《管子·小匡》自是晚出於《國語·齊語》，而〈國語〉是春秋末期之作，〈小匡〉的成文當距管仲更遠，自非管仲之作。
- (4) 《管子》諸篇，頗多「管子」與「桓公」的對話；「桓公」是公子小白死後的諡號，管仲早死於小白三年，當然不知「桓公」之稱號。書中多次出現的「管子曰」、「管子《解》」，顯然是後人用語，後人所作。

由此可見，《管子》諸篇內容所揭示的特徵，除少部分為春秋時代作品外，大部分作品當成於戰國時代。說《管子》並非一時之書，當可斷言。

呂思勉在《先秦學術概論》中說：「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於後之人。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干，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云耳。然則某子之標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所著。」²⁴ 這個論述，當可為此類通例做明確的闡釋。

²³ 見郭沫若管子集校。

²⁴ 見呂思勉研究先秦諸子之法。

歷代學者有類似持論者極多，茲摘錄數則可供印証：

朱熹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又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併附以他書。」²⁵（朱子語錄）

葉適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過於輕重諸篇。」²⁶

黃震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²⁷

宋濂曰：「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²⁸

顧炎武曰：「《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²⁹

《四庫提要》曰：「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觀其五篇明顯《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疑竇耳。」

胡適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舉證說明《管子》書偽造者甚多。他以為：《管子》書乃後人將戰國末年法家議論與儒家議論（如《內業》、《弟子職》篇）。道家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并其他之語併為一書，又偽造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雜湊紀管仲功業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

梁啟超以《管子》批評兼愛、非攻、息兵，明係戰國初年墨家興起後方成為問題。若認《管子》為管仲作，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當非紊亂？又以其中一小部分當為春秋末年傳說，其大部分則戰國至漢初遞為增益，一種無系統之類書而已。³⁰

²⁵ 見朱熹朱子語錄。

²⁶ 見葉適習學記言。

²⁷ 見黃震黃氏日抄。

²⁸ 見宋濂宋文獻公全集諸子辨。

²⁹ 見顧炎武日知錄。

³⁰ 見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及《飲冰室專集漢書藝文志一諸子略考釋》。

肆、管仲學派及其歸屬

先秦諸子之起源，舊有二說：其一是出於王官；因為，古代學術都操之於王官。所以，從文化淵源及歷史承傳來說，諸子之學，當出於王官。劉向、劉歆父子、班固、章學誠、章炳麟、柳詒徵等學者，均作此說。其二是出於王官，而是起於救世之弊。這是從諸子產生的背景而言。因為，學術之所以興，皆本於世變的所急。漢劉安淮南要略，及近人胡適均主之。

我國敘述諸子學派之文字，以莊子天下篇為最早，篇中首謂「鄒魯之士」，就是指孔子、孟子。³¹其後諸子，有墨翟、宋鈞的一派；彭蒙、慎到的一派；關尹、老聃及莊周的一派；又有惠施、公孫龍的一派。荀子《非十二子篇》，則分為六家十二子。³²但若用後世稱呼來分別，不外是儒、道、墨、法、名等五家。直到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始加陰陽而分為六家。³³班固《漢書藝文志》又承劉歆之《七略》更加入縱橫、雜、農、小說成十家。而且，班固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³⁴於是，就有了「十家九流」之分，一直沿用至今。

管仲一生功業顯赫，立言精闢。其後學蒐集、整理其言行，且繼承、發揮其學之主旨，形成管仲學派。甚且「非一人之筆，亦非一人之書」，歷春秋戰國以迄秦漢，彙輯成學派的思想結晶—《管子》一書。《管子》書，不但是跨時代的作品，其內容可謂是百科全書式的著述。各家學說可從中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論點，但諸子十家中的任何一家，都難以包容《管子》書中的思想。歷來，因《管子》書內容的龐雜，又囿於諸子十家的分類，「漢志列之道家，隋志則列之法家，四庫全書總目同隋志。實則於儒家、兵家、農家乃至縱橫家、陰陽家之言，亦莫不涉及，故雖謂之雜家可也。蓋其學說，以致實用為本，對因應之術，自不能囿於一說，兼收並蓄，亦固其所。」³⁵其實，從其豐富的內容而言，《管子》可自成一家，是個獨立的學派。

管仲學派，自有其源遠流長的傳承。在管仲去世後，因其功業顯赫，言行被齊人所敬重，且為後學的楷模。《國語·晉語四》所載，齊姜氏勸晉公子重耳，勿苟安於齊的一段：「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思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

³¹ 見莊子天下篇。

³² 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³³ 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³⁴ 見班固漢書藝文志一諸子略序。

³⁵ 見幼獅大學國文選牧民篇題解。

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爲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齊姜氏在管仲死後，仍能順口成誦管仲的話，足見管仲的言論極受推崇。對一女子尚能如此，一般士大夫階層更不言可喻。

管仲的治國思想和理論，在齊桓時當被列爲官學。當其時「學在官府」，未有私學。管仲又極重視教育，每鄉必設鄉校官學。《管子·小匡》說：「鄉建賢士，使教於國。」《管子·權修》說：「鄉置師以說道之。」《管子·君臣下》說：「鄉樹之師以遂其學。」管仲認爲：「教不善，則政不治。」，在其制度定的荐賢制度中，明確要求舉荐「居處好義好學」的人。在實行四民分業定居時，要求「處士也，使就閑燕」，處於「閑燕」的目的，就是爲也便於學習。「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父者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³⁶

同時，管仲是重視教育，富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深知「教不善，則政不治。」的道理。爲了順利推行改革，勢必將治國理想，做爲齊國官學的重要內容。而且，透過「父傳之子，兄傳之弟」的途徑而流傳下來，形成早期的管仲學派。

其時的稷下學宮，更促使管仲學派的發展達到高峰。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之時，齊威王時興盛起來，齊宣王時達到鼎盛。當時，稷下先生被「賜列第，爲上大夫」的有七十六人，稷下學士多達「數百千人」。³⁷後經齊閔王、齊襄王、到齊王建，始漸次衰落，終隨秦國滅齊而結束，前後歷時一百三十餘年。稷下學宮，持續之久，規模之大，在先秦時代實無可比擬。

管仲身爲齊國功業顯赫的名相，一直被後人所追慕。管仲學派，在稷下學宮勢必佔有重要地位。歷來學者認爲《管子》書中有許多篇目產自稷下學宮。如〈弟子職〉一篇，應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這正說明《管子》書與稷下學宮的密切關係。

漢初，管仲學派仍然十分活躍。《管子》書中的〈輕重〉諸篇，當成於漢初；正說明當時的學者，闡發管仲的經濟思想，運用管仲輕重之術，來研究經濟問題。葉適說：「是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³⁸因爲，如前所述，先秦時開創某家學派，其書未必自著，乃藉由其弟子及後學之手而成書。而

³⁶ 見國語齊語。

³⁷ 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³⁸ 見葉適管仲文評。

且，後學闡發開創者思想，所作著述往往歸名於開創者，此乃先秦諸子的特色。《管子》書的某些篇目，形成於漢初，正說明管仲學派的源遠流長。

先秦諸子學說，其先多由口耳相傳，再著於書帛，此乃諸子成書及學派師承傳授的特點。《管子》書也明顯表現師承傳授，逐步成書的情況。如書中的〈管子解〉五篇，即《牧民解》（已亡佚）、《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分別解說「經言」中的〈牧民〉、〈形勢〉、〈立政〉中的「九敗」一章、《版法》及「區言」中的《明法》諸篇。這些解文，逐句或逐段的解釋經文。而且，在解釋經文含義的同時，也摻雜一些引伸、議論，表現師承傳授的基本型態和面貌。

至於管仲及《管子》的學派歸屬問題，各有不同的見解與說法。若以傳統的以「家」來定性，或稱管仲屬道家，或齊法家。又以當前的職業分類而言，或可稱管仲為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改革家、權謀家等等，當有所重，也有其理。但往往各有側重，而失之全面。因為，管仲的賢相功業、建樹，必屬全方位，不能以管窺之。明代趙用賢《管子書序》說：「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又說：「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家，亦所以基伯道之始。」此種論述，或可概括管仲的歷史地位。

管仲是春秋初期，「變其常而通其家」開創新局，統領百家的賢相，自不能以一家來範圍，也不能以各執一端的「十家九流」來局限他。《左傳·昭公七年》有載：「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經略天下是帝王之職，而帝王輔佐也有此責。善用「繆權之術」的太公，和創立「經制之法」的周公，堪稱為「謀略家」。而管仲「善變周公之法」、「基伯道之始」，其思想、功業開創一代之先，有「經理略定天下」之偉業。因之，以「經略家」名管仲，當可無愧。

總之，《管子》一書記載管仲的思想、言行，雖經管仲後學歷代相傳，陸續完成，仍保有「經理略定天下」經略學派的基本特質。即以經世治國思想為核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領域，兼容儒、道、法、兵、陰陽等各學派精華、擘畫治國理論和實踐方針，展現雄才大略和深謀遠慮的政治哲思，更體現管仲學派兼容並蓄、議論精闢、見解深邃，影響深遠的經世治國百科全書。

伍、結 論

管仲任政相齊四十年，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建立霸業。管仲卓越的政治才幹，

在齊國推行重大政治改革，功業顯盛，政績輝煌，是春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更是史上名相的典範。

管仲逝世後，流傳的《管子》書，至漢初仍「世多有之」，且有多種版本。漢成帝時，劉向整理《管子》，定著為八十六篇。但唐初已無完本。南宋以後，亡佚十篇，僅存七十六篇的版本。今存《管子》，也非劉向校編本的原貌。

其注本，除舊題唐房玄齡注，實為唐代國子博士尹知章所注。據郭沫若《管子集校》所開列的注本，有十七種之多。所開列的「引用校釋書目提要」，亦有四十二種之多。

現存《管子》書，舊題管仲撰。但究係何人所著，又作於何時，歷來爭論頗多。一般而言，有全部遺著說、部分遺著說和非管仲自著說等三大類。現時，學術界基本上已有一致的看法：「《管子》非管仲之作，乃是後學欲闡釋管仲學說，遂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書，而且既非一人之筆，也非一時之書。」

管仲功業顯赫，立言精闢。其後蒐集、整理其言行，繼承、發揮其學之主旨，形成管仲學派。而且，《管子》書不但是跨時代的作品，內容龐雜，可謂為百科全書式的治國寶典。書中的思想，不囿限於傳統諸子十家的分類，蓋其學說以致用為本，對因應之術，自不能囿於一說，兼收并蓄，謂之為雜家可也。再從其豐富的內容而言，《管子》可自成一家，是個獨立的學派。管仲「善變周公之法」、「經理略定天下」的偉業，以「經略家」名管仲，當可無愧。

陸、參考文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昀撰 商務印書館

史記 司馬遷撰 鼎文書局

漢書 班固撰 鼎文書局

三國志 陳壽撰 鼎文書局

韓非子讀本 三民書局

文史通義 章學誠 中華書局

先秦文史資料考辨 屈萬里

中國文學發達史 劉大杰 中華書局

中國古代哲學史 胡適之 商務印書館

- 管子與管子書 方祖燊 國語日報社
新譯管子讀本 湯孝純 三民書局
先秦學術概論 呂思勉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管子研究第一輯 趙宗正 山東人民出版社
管子校正 戴望 中華書局
管子今詮 石一參 中國書店
管子集校 郭沫若 人民出版社
管子述評 湯孝純 東大圖書公司
管仲評傳 戰化軍 齊魯書社
偽書通考 張心徵 明倫出版社
續偽書通考 鄭良樹 學生書局
管子探原 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 里仁書局
管子析論 謝雲飛 學生書局
管子新論 王瑞英 大立出版社
-